EPILOGUE EIGHT



39

在大陆的另一侧、人类王国与Troll王国的边界线上的某处，Dave和Jade正在穿越一片茂密的森林。虽然他们现在都是反叛军的高层人员了，但他们并未穿着与他们的地位相称的全套军装。他们穿着普通士兵的迷彩服，Dave的由或深或浅的红色色块组成，Jade的则是黑灰相间。这是为侦察行动特制的设计，而侦察是他们现在这场探险的本质。

这是由Vantas指挥官直接下达的命令。根据指挥官所说，这片方圆几英里的荒无人烟的未勘探地块对反叛军而言重要得无以复加。如果你继续追问，他一定会宣称真正的勘探缘由目前必须保密。Dave和Jade都怀疑Karkat这样做的真实原因是他不敢让他们参加任何危险的任务，让他们暴露在死于英勇的危机下。但他们最终决定相信他编造的故事以示礼貌与尊重。而且，来这片远离战争硝烟的地方侦察多少有些趣味。考古探索那些烂画质自由女神像。就像他们还生活在古老的和平年代里一样。

他们并肩飞过繁茂的森林华盖，以敏锐的目光扫视地平线。

**JADE: 我好像又发现了一座！**

**DAVE: 哦操**

Dave眯起了眼。是的，那里确实有一条突出于树冠之上的斑驳的高举着火炬的手臂，被JPEG产品所打码，且覆盖着藤蔓。它位于距离他们西侧两三英里外。

**DAVE: 你说得对**

**DAVE: 又一座烂画质女神像**

**DAVE: 眼神不错，jade**

Dave用手机拍了张照，然后更新了他的记载每一座古老的自由女神像的详尽坐标的报告，它们都是由平行宇宙中的那个成年的他出于某种讽刺而且前卫的目的而散布于全球的。他在来到地球C之后花了不少时间去好奇那个成年的Dave是在大洪水时代前——当这颗星球还在它曾归属的太阳系中运行时——的具体什么时候完成这一场传奇壮举的。他好奇得太久，以至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成年的Dave。现在的他和那个将这些女神像洒遍全球、一手造就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后现代主义行为艺术的他同龄了吗？这种思考令他清醒。五千年过去了，Dave的艺术杰作被又一个成年Dave所发掘、欣赏，这简直不能更合适了。还有谁能比他更胜任这项工作？

Jade准备好了将要被放置进远方那座女神像中的战术背包。背包里装有一叠高效率的索引卡，内含跟踪工具、军事设备和强力爆破物。如果这一区域也将变为战争前线的一部分，指挥官希望在尽可能多的烂画质女神像里布置有利于反叛军的物资，包括足以将他们炸上天的炸药，因此这些补给点也能随时化身为陷阱与圈套。Dave很想知道平行时空的自己是否能想象得到自己的杰作会派上这样的用场。但他确信那个成年Dave一定会支持这样的举措，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名自由斗士。而且这是完美的。将一堆烂画质女神像变成炸弹，让它们为现实中一点儿也不烂的自由炸成烟花。这让他不由得好奇另一个自己是否真的在某种层面上预料到了它们终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被利用。想到一个平行的自己曾牺牲自我终结小丑暴君的统治，Dave自豪得热泪盈眶，他抬手抹去了眼角刚刚成型的迷你泪珠。

年岁渐长令他日渐情绪化，从前的他不是这样子的。必须整顿心神，他告诉自己。专心完成任务。

然后，他注意到了某些东西。就在他正下方偏东少许。那里的森林树冠似乎鼓了个包，而且还是个凹凸不平、棱角分明的包。也就是说，那里的植被下藏着一个刚性结构。是一件人造物。会是另一座女神像吗？不，它的形状与神像不同，它更矮小。更像是从属于远古的地球城市的建筑废墟。它在召唤着他。

**DAVE: 呦，jade**

**DAVE: 你过去给那座女神像安装物资，我就留在这儿怎么样**

**DAVE: 我想要先检查一点儿东西**

**JADE: 什么东西？**

**DAVE: 我也不知道，也许它什么也不是**

**DAVE: 就是这该死的森林里埋着的某些古代玩意儿**

**DAVE: 去检查一下不会怎么样的**

**JADE: 好的dave**

**JADE: 注意安全！**

**DAVE: 嗯哼**

**JADE: 我爱你**

**DAVE: 我也爱你**

Jade飘过来亲了他一口，然后转身飞向远方的烂画质女神像。Dave目送着他的妻子离开，她的尾巴从迷彩长裤后面的开口中伸出，在摇动中毫无保留地展示着她对伴侣的爱。他是幸运的，他对自己强调。他知道他是幸运的。在纠缠十余年的自我怀疑卷土重来之前，他俯冲穿过树冠冲进了遗迹。那些自我怀疑与胸口的紧绷感觉一样，都只属于过去的他。现在的他深爱着他美丽的狗狗妻子，这就够了。

遗迹被疯长的藤条和蔓生植物的粗壮茎干淹没，令他无从分辨建筑物的外形。他甚至连一平方英寸裸露在外的墙面都找不到。但枝叶下一定藏着什么东西。他绕着这团东西飞了一圈，将遮挡视线的植物扯下。是的，这里藏着东西。一扇古老的窗户，富丽堂皇而破碎，被一根经年累月旺盛生长的枝条捅穿。

遗迹内部阴暗、陈腐、闷热。他点亮了他的军用小手电。飞虫立刻聚了过来。他用手电在屋子里照了一圈。墙面上的相框里挂着发霉的、无法辨认的古老画像，而且这里好像没有墙角。他知道这间屋子是什么了。他在电影里见过它，但修缮得比这里光鲜得多。

他正站在白宫总统椭圆办公室里。植物覆盖了一切，但该有的设施都得以保留。苔藓吞噬着长桌。繁花盛开的刺藤下藏着沙发椅。还有……一个他认不大出的东西。它格格不入。他走上前去调查，在拨开厚厚的一层苔藓和尘土后，一个他相当熟悉的东西出现在他眼前：一架传送器。

Dave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在发现了椭圆办公室里的遗迹之后，你不会为要不要使用它陷入纠结。他站上了传送平台，转眼之间，周遭的环境便发生了改变。无数个世纪里堆积的植被消失了，他来到了一个由光滑的金色墙壁环绕的地下室中。在房间另一端的墙上挂着一件东西，一件被装在陈列柜里的东西。那是一件神化服，从大小来看似乎属于成年男性。他认出了神化服上的属性符号，和Jake小时候穿的那件一样。它的属性是希望。

他走向那件神化服，听到脚下传来了一声“咔哒”。他低下头，发现自己踩上了一个巨大的按钮，它在他的体重压力下亮了起来。按钮上画着一个棱角分明的陌生符号，然而，不等他看清细节，正前方传来的动静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千万点碎光从不知何处涌出，凝结为一个瘦高的发光人形。全息影像的炫光渐渐变暗，露出了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的脸。这张脸的辨识度高得惊人。Dave猛地倒吸一口凉气，紧张地捂了一下心口。

**OBAMA: 你好，Strider先生。**

**OBAMA: 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Dave目瞪口呆。传说得到了证实。同样得到证实的还有他的数个主观猜想。他不假思索地单膝跪地，低下了头。

**DAVE: 总……总统先生**

**DAVE: 这是我的荣幸，长官**

奥巴马总统和蔼地笑了笑，抬手示意Dave起身。

**OBAMA: 起来吧，Dave。我们不该这样。**

**OBAMA: 我不是任何人的国王。我是由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宣誓服务国家与人民。你是人民的一员，Dave。**

**OBAMA: 无论如何，鞠躬行礼的都应该是我才对。**

Dave一言不发，不知该如何面对如此柔和的智慧与幽默。他愣了一会儿，仿佛在等待奥巴马执行他所承诺的鞠躬。

**OBAMA: 哈哈，我现在可没法鞠躬，朋友。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DAVE: 噢好的**

**OBAMA: 我只是想跟你稍微聊几句罢了。你现在方便吗？还是你正忙着赶路去其他地方？**

**DAVE: 呃**

**DAVE: 我……**

**DAVE: 没有**

**DAVE: 没有，长官，我不急着去任何地方**

**DAVE: 没问题长官**

**DAVE: 不，不仅是没问题，这是我的荣幸……**

**DAVE: 不我想说的是**

**DAVE: （操）**

**DAVE: 总统先生我只是想告诉您我是您的狂热粉丝但愿我的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奇怪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几乎一辈子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OBAMA: 我明白了，Dave。**

奥巴马露出了温和的笑容。他低下头，整理了一下全息西装的袖口，展现着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从容。这种肢体语言意味着这个男人接下来要认真起来了。

**OBAMA: 你也许还不知道，但我非常熟悉你过去为你的国家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事实上，你的付出服务了整个星球。**

**OBAMA: 当然，是在你们搬走它之前。**

**DAVE: 您……**

**DAVE: 您认识他？**

**DAVE: 或者说**

**DAVE: 我？**

**OBAMA: 噢，没错。**

**OBAMA: 多数人都以为我消失了，但我一直关注着种种大事件。**

**OBAMA: 当然不会错过那些。**

**DAVE: 您去了哪里**

**OBAMA: 我只是做了你当时要做的事，在世界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候。**

**OBAMA: 我所做的和你现在正在做的没有不同，连外在条件都如出一辙。**

**OBAMA: 我只是相应了召唤。**

**OBAMA: 我的付出不被那个时代的任何人所理解。**

**OBAMA: 你应该知道，Dave。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看清远大的图景。**

**OBAMA: 这才是领袖的真谛。展望全局、看清前路、为追求最大的善果而做出决策。**

**OBAMA: 不是仅能保证更好的明天的决策，也不是为了让明年比今年更好。甚至以十年为单位也还不够。**

**OBAMA: 你要为下一个世纪着想，甚至下一个千禧。**

**OBAMA: 有时候有些事情你不得不为，就算会给人民一种你已经彻底抛弃他们的错觉也无妨，因为你真正需要操心的这颗星球的终极命运。你必须保障它安全度过那段苦难的旅程，让它有机会成为人类以及许多新天外来客的美好家园。**

**OBAMA: 做正确的事往往意味着踏上一条漫长而孤独的征途，Dave。**

**OBAMA: 但我想你一定已经自行领悟这一点了。**

**DAVE: 我想是吧**

Dave沉默了一会儿，边思考边摆弄他的迷彩长裤的裤兜。他有很多很多问题想问这位前总统。他深吸了一口气，把心中的话说了出来。

**DAVE: 愿您不介意我的冒犯发问，先生**

**DAVE: 但……我记得您已经死了？**

**DAVE: 呃我是说我知道在那个我坐着陨石逃离的世界里的您肯定是死了**

**DAVE: 但据我对大洪水时间线的地球历史的了解**

**DAVE: 您连任了两届总统然后**

**DAVE: 没过多久大家就都说您失踪了**

**DAVE: 所以说……您没有死？**

**OBAMA: 噢，Dave，我当然已经死了。**

**OBAMA: 不过没有死在他们所号称的那个时间点。**

**OBAMA: 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只是相应了时代的召唤。**

**OBAMA: 还有其他像你一样勇敢的英雄站出来填补我消失后留下的空白。我知道你们都会站出来的。**

**OBAMA: 有些人会说那些英雄的牺牲毫无意义，甚至是在浪费生命，因为人类种族终究还是迎来了灭绝。正如有些人认为我的假死是一种浪费，有些人却认为那是人类无法承受之痛。**

**OBAMA: 但他们都错了。**

**OBAMA: 那些英雄的死是有意义的。纵使你们的唯一成就是为后世留下传奇，鼓舞那些需要希望才能前行的人心中的火，那也足够了。只要最终得到鼓舞的人之一是自平行世界的历史中走来的你，Dave。**

**OBAMA: 在我所在的这条时间线里的你所达成的成就一定给了你鼓舞，不是吗？你真的觉得你能走到今天的位置与他所留下的记忆完全无关吗？**

**OBAMA: 或者我所留下的记忆，如果这样说更清晰的话？**

Dave认真地思考着最后的这个问题。奥巴马和善的眼神定住了他，他不敢移开目光。他小时候做出的无论何时都要戴着飞行员墨镜的终生决定已经不止一次解救他于这种场合之中了。

**DAVE: 我不觉得**

**DAVE: 可是**

**DAVE: 那的确很伟大很鼓舞人心但是**

**DAVE: 抱歉我可能打探得有点多但既然你在失踪的时候还没死，那你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OBAMA: 这事的多数内容都是机密，Dave。**

**OBAMA: 放心，那是英勇的死，发生在我失踪之后很多很多年，而那和悖论宇宙本身的命运相连。**

**OBAMA: 松散的绳头等待着打结。那是从我遥远的过去呈递来的包裹。你应该明白那是什么情况。童年的问题会纠缠你一生，哪怕搬进白宫也于事无补。相信我。**

**DAVE: 哈是啊我想我应该明白。**

**DAVE: 您的童年遭遇了什么**

**DAVE: 还是说那也属于机密**

**OBAMA: 不，它不是。因为我从来没和政府提起过那些。**

**OBAMA: 你总不能宣判你不知道的东西涉密。**

**DAVE: 哇靠**

**OBAMA: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住在夏威夷的小男孩，在我的十三岁生日那天，一个神秘人拜访了我。**

**OBAMA: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留着小胡子的男人。就是那种像迂腐的、过时的冒险家一样的人。他试图让我相信我是他的亲戚。当然，当时的我只当他在扯淡。**

**OBAMA: 但事到如今我反而不是那么肯定了。也许他真是我的亲戚。我没怎么关心他的吹牛，但他讲的故事还是吸引了我的注意。**

**OBAMA: 他遍历太平洋，想要寻找一座神秘岛，认为它能够解答他毕生都在追寻的一切问题的答案。**

**OBAMA: 他在冒险途中建立了遍布四海的基地来辅助搜寻，而有一座基地就位于我小时候的住所附近。基地包括一间实验室，一座考古挖掘场和一组地下通道网。**

**OBAMA: 有一次，我潜入基地里独自进行了一番探索。在地下遗迹的迷宫中我发现了一块传送平台，就和把你带进来的那块差不多。**

**OBAMA: 它把我传送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个世界叫做中界。**

Dave竭力想要控制自己，但奥巴马每多说一个字，他的心跳就变快一分。他的脑筋也在飞转，盘旋的念头超出了他的掌控。有肯定的念头、喜悦的念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的大脑在一遍遍地复读。猜想得到证实的激动是语言所无法表述的。

**OBAMA: 中界里还有其他的人。一些和我同龄的孩子。我在那里收获了伴我终生的友谊。**

**OBAMA: 在那些年月里，当我感到时代需要我时，我就在两地之间往返。**

**OBAMA: 在我的任期结束之后，我进行了最后一次单程传送。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依然关注着地球上的大事件，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返回了。我有必须在中界完成的任务在身。**

**OBAMA: 但在我迎来英勇的死之前，我安排好了这里的一切，以便满足未来宇宙的需要。例如今天与你的这场对话，Dave。**

**DAVE: 哦操**

**OBAMA: 我索引化了我的大脑的幽灵鬼影。你还记得那是如何办到的，对吧？**

**OBAMA: 我将鬼影储存在了这台全息投影仪里。**

**OBAMA: 你看，Dave，这场我和你的对话非常重要，但它必须发生在正确的时间。必须在你经历了这一切、做好了守护地球C的未来的准备之后。**

Dave的眼角盈满了泪水。去他妈的泌泪系统。他再一次默默感谢了John送给他的这副墨镜。他必须收束自己的心神。哭不是罪，他告诉自己。它当然不是。但……别在奥巴马面前流泪。他必须收束自己的心神。他重重地吸了一下鼻子，摆出戏剧化的坚强模样，将双手抱在胸前。但在他呼气时，一声小小的啜泣还是逃出了他的喉咙。他紧紧地闭着嘴，但他的嘴唇依然在自我约束的重压下颤抖地噘了起来。

**OBAMA: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在你做出尝试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让你情绪激荡的经历。**

**OBAMA: 嘿，我们为什么不稍微走走呢。你需要一个整理思想的机会，我也想带你去看一个东西。**

奥巴马朝着墙面挥了一下胳膊，伴随着探索任何一座地下室时都不会缺席的典型的巨石摩擦声，一间暗门打开了。他领着Dave走近了漆黑的通道。他们走了很久，但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回荡着传入黑暗。奥巴马自身发出的荧光充当了Dave的手电。很快，Dave就平静下来，能够继续刚才的对话了。

**DAVE: 总统先生**

**DAVE: 您刚才说……**

**DAVE: 我会让您想起你的时间线的那个成年dave**

**OBAMA: 是的。**

**DAVE: 可是等等**

**DAVE: 如果您来自原初的时间线，您怎么会认识成年dave呢**

**OBAMA: Dave，拜托。**

**OBAMA: 你一定知道我本人对时间胡搞恶作剧毫不陌生。**

**DAVE: 哦对**

**DAVE: 那是当然了我到底在想什么啊**

**DAVE: 总之无意冒犯但是**

**DAVE: 你确定我能够让你想起他吗**

**DAVE: 我很多时候都觉得我完全没能过上以那个家伙为榜样的生活**

**DAVE: 很多时候都觉得我在麻木地追随**

**DAVE: 就比如我的同伴们建立了超恶霸的反叛军而我就只是‘嗯行啊挺好的’**

**DAVE: ‘听起来挺酷我想我可以去侦察森林然后给无数烂画质自由女神像安装炸药，如果这就是命令的话’**

**OBAMA: 给什么安装什么？**

**DAVE: 哦，呃**

**DAVE: 哈还是别管那些了**

**DAVE: 只是我接受的一个愚蠢的任务罢了而且说实话karkat这么做大概率只是为了把我们支走以免我们死得太蠢**

奥巴马听完解释，严肃地点了点头。他的表情明白地显示出他充分理解这种领导决策。

**DAVE: 但与那个我最终成为的人相比**

**DAVE: 我不知道**

**DAVE: 但我感觉**

**DAVE: 我就像是一个弱化版的我**

**DAVE: 不，不是弱化，就是**

**DAVE: 我因为各种原因成为了一个没能像我应做到的那样保持真我的我**

**DAVE: 就是说**

**DAVE: 我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身份已经是神明了**

**DAVE: 我已经闻名世界**

**DAVE: 被当作天才供奉**

**DAVE: 还剩下什么值得追求的呢**

**DAVE: 我还是会做很多很多蠢得难以置信的烂事并引以为荣**

**DAVE: 我不知道**

**DAVE: 我在这几年里做了许多事但它们却都让我感到空虚**

**DAVE: 或者我想那不限于我做的事**

**DAVE: 并不是指成就感什么的，我觉得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出了问题**

**DAVE: 例如karkat就能站出去保卫他的人民而我却几乎没有任何参与**

**DAVE: 所有成就几乎都属于他**

**DAVE: 他真的成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伟人**

**OBAMA: 你还是很在意Karkat，对吗？**

**DAVE: 呃，嗯**

**DAVE: 是吧？**

**DAVE: 我当然在意他，他是我的朋友**

**OBAMA: 你确定只是朋友吗，Dave？**

**DAVE: 我……**

**DAVE: 我爱我的妻子**

**DAVE: jade是我生命中最完美的馈赠**

**DAVE: 我下定决心要与她结婚的那天，我感觉就像**

**DAVE: 我走下了墙头**

**DAVE: 不再以过分轻描淡写的态度看待我们的关系，不再激怒她**

**DAVE: 她理应得到我的全身心付出**

**DAVE: 她理应得到一切**

**DAVE: 而且**

**DAVE: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OBAMA: 但是？**

泪水卷土重来，且不再只是积聚在眼角的一滴两滴。他眨了眨眼，于是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在他扭开头之前突破了墨镜的下边缘。他在失控。从前的酷哥形象已经成了遥远而飘渺的记忆，就像一场他竭尽全力也难以记起的梦。奥巴马将荧光闪烁的手掌搭在他的肩膀，Dave感受到全息影像的固体般的光穿透衣物的布料，触及他的皮肤。这是一种微微刺痛的触感，就像小而稳定的电流。

**DAVE: 我哥很久之前就死了**

**DAVE: 因为某些狗屁原因他他妈的上了吊**

**DAVE: 我只和哥相识了很短的时间**

**DAVE: 但我可以跟他倾诉**

**DAVE: 我确实和他聊过一点点**

**DAVE: 但我不知道要是和他谈起那种深度的……**

**DAVE: 算了**

**OBAMA: 你可以和我说任何事，随时随地，Dave。**

**DAVE: 嗯**

**DAVE: 谢谢你**

**DAVE: 我想我可能只是想说**

**DAVE: 我想他了**

**DAVE: 非常想**

**OBAMA: 我认为如果Dirk看到了你今日的成就，他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OBAMA: 事实上，不是我认为，而是我知道。**

**DAVE: 不**

**DAVE: 呃我是说虽然我是很想他**

**DAVE: 但同时我也在努力不去想太多有关他的事因为**

**DAVE: 唉这就说来话长了**

**DAVE: 但我刚才要表达的是**

**DAVE: 我想karkat了**

Dave跪坐了下来。他张开手指从墨镜底下伸上去捂住了脸。他无声地流着泪，而奥巴马低头俯视着他，耐心地、理解地微笑着。

**DAVE: 我搞砸了**

**DAVE: 我从很久之前开始就没能去做正确的事，而现在**

**DAVE: 即使我深爱着jade**

**DAVE: 我仍感觉我的生活像个谎言**

**DAVE: 我试着完全不去从这个角度想问题但既然我已经要求自己放弃思考那我觉得我可以说我好像在恐慌**

**DAVE: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DAVE: 我不知道……**

他的呼吸越发急促，但他在控制自己。他必须冷静下来。这不是你在面对总统时应该有的表现。他控制住呼吸的频率，然后抬起了头。

**DAVE: 总统先生**

**DAVE: 您能保守秘密吗**

**OBAMA: 能，Dave，我能。**

**OBAMA: 这么多年以来保守秘密差不多就是我唯一在做的事。**

**DAVE: 我觉得**

他狠狠地挠了挠头发，又低下了头。

**DAVE: 我觉得我是gay**

奥巴马做出了他招牌式的噘嘴动作——沉稳、严肃、深思熟虑的噘嘴。他缓缓地点了点头，没有打破寂静，仿佛在考虑该如何遣词造句，说出人类历史上冠绝古今的妙语。

**OBAMA: 我们在一生中总是倾向于把自己看作很多面的多元叠加。**

**OBAMA: 这一年里的你是这样的，下一年你就会改变。等你年近四十时，你就会开始担忧你是否自始至终都定错了自己的位。**

**OBAMA: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怀疑，就像任何一个人一样。**

**OBAMA: 而我也经历过许多和你相同的挣扎，Dave。**

**DAVE: 等等**

**DAVE: 你……**

奥巴马点点头，充满智慧地微笑着。Dave挑了挑眉毛，甚至挑到了镜框之上。他们面面相觑，用眼神完成了两个同病相怜的成年人所需的一切交流。

**OBAMA: 身份、性向、性别，这一切的本质就像站在你面前的我一样虚幻。**

**OBAMA: 我是真正的我吗？谁知道呢。**

**OBAMA: 那取决于‘真正’的定义，还有我口中的‘我’的定义。**

**OBAMA: 从这个角度而言，你又是真正的你吗？**

**OBAMA: 你这辈子就没有或多或少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DAVE: 你说得对**

**OBAMA: 信任是理解言语背后、表面想法背后、身为个体的我们背后的真相的关键。**

**OBAMA: 信任的力量和希望的力量，这二者造就了不可形容的、转瞬即逝的、无定形的真实感。**

**OBAMA: 将焦点指向无实体的心灵幻景、多重的未来可能性，然后将它剥离、凝聚，塑造成应有的模样。**

**OBAMA: 而我们把如此得到的结果叫做真实，Dave。**

Dave依然在流泪，但他已经不在乎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但他不再扭开头。此时此刻，他已完全不再为他展现出的脆弱而羞耻。他仅剩一个念头，那就是仔细聆听奥巴马说出的每一个单词。用他的耳、他的心、他的一切去聆听。

**OBAMA: 一个个体的真实可以是特化的，倘若他想。**

**OBAMA: 明确的声明，诸如我是弯的、我是直的、我是男的、我是女的……这些针对个体的陈述从他人在个体身上投射的相信中汲取力量。**

**OBAMA: 但个体还具有另一种更为泛化的真实，在不具备上述的外在相信时也能够存在。那就是在意识的分隔消融、当下的你与一切可能存在的你之间的界限褪色之时。**

**DAVE: 噢**

**DAVE: 你指的是那个终极自我**

**OBAMA: 确实如此，Dave。**

**DAVE: 哇**

**DAVE: 已经很久没有听人说起过那些了**

**DAVE: 过去的rose总把它挂在嘴边**

**DAVE: dirk也谈过很多**

**OBAMA: 他当然会。**

**DAVE: 等等**

**DAVE: 你刚才就提过dirk一次了**

**DAVE: 你是不是**

**DAVE: 真的认识他？？**

**OBAMA: 哦……我们的确见过几次面。**

Dave眨了眨眼。

**DAVE: 怎么**

**DAVE: 怎么可能**

**DAVE: 他早就自杀了**

**OBAMA: 他现在死了吗？**

**DAVE: 你是说那也不是真相吗**

**OBAMA: 我想要表达的是，你和我同样清楚，想要断言谁身上发生了什么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考虑到我们所探讨的是哪一层面时。**

**DAVE: 哇哦**

**DAVE: 所以……他……**

**OBAMA: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OBAMA: 遇见他时我还年轻，那时的我才刚刚开始探索我自己的奇妙进程。**

**OBAMA: 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战斗、哲学、人生、爱……**

**DAVE: 爱？？？**

**DAVE: 等等你是说**

**DAVE: 难道……**

**OBAMA: 听着，Dave。我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部分信息大多还处在总统的行政保密特权的管辖范围之下。**

**OBAMA: 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言多必失。**

奥巴马又一次眨了眨眼。Dave已经不记得他累计眨眼过多少次了。

**DAVE: 好吧好吧**

**DAVE: 所以……他利用某种方式认识了你而且**

**DAVE: 训练了你**

**DAVE: 而且和你聊过终极自我的问题**

**DAVE: 我记得我认识的dirk有时候会谈及终极自我的某种极端**

**DAVE: 也许那玩意儿最终还是绷断了他的理智因为他不久后就自杀了，是的就是那样**

**DAVE: 但rose之前也谈过很多**

**DAVE: 甚至可能比dirk还多**

**DAVE: 但一夜之间她突然就放弃了而且再也没有提起过一次**

**DAVE: 你知不知道**

**DAVE: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OBAMA: 她只是欣然地接受了特化的真实。她选择了那一条路。**

**OBAMA: 你们都欣然拥抱了这样的人生，在这颗被安全地与外界隔绝的地球上。**

**OBAMA: 你们都是，截止到此时此刻，Dave。**

**OBAMA: 而这也是你站到了这里的原因。**

**OBAMA: 我相信你已准备好了从梦中醒来。**

**DAVE: ……**

Dave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对话已经走入了死局。奥巴马抬起胳膊，向对面的墙壁伸出了手掌。伴随着古老的岩石相互挤压的令人心情镇定的摩擦声，墙面向上滑开，露出了一个壁龛。壁龛里存放着一架机器人，就像Dave的复制体，经过了抛光而显得银光闪闪，只是少了一副墨镜。它一动不动地站着，显然还未接入动力源。Dave努力理解着眼前的一切。

**OBAMA: 现在，听我说。**

**OBAMA: 人类的肉体，哪怕已经升上神化层级，仍旧无法承受住终极自我的强大能量所带来的压力。**

**OBAMA: 你的肉体会迅速迎来虚弱与凋亡。我们不能接受那样的结局。**

**OBAMA: 因此，我在死前为你打造了这副崭新的躯壳。**

**OBAMA: 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最好的杰作之一。真实的美丽。**

**OBAMA: 它会在你重新启程的人生中提供完美的服务，在一个从未如此需要你的降临的世界里，Dave。**

**OBAMA: 不仅仅是我们当下的世界。还包括整个现实的未来。**

**OBAMA: 这样的表述可能有点迷惑，但不要紧。在我助你上升之后你就会理解一切。**

**OBAMA: 所以，你的态度如何？这一天就要结束了，这是只属于你的选择。**

**OBAMA: 你准备好迎接你的宿命了吗，Dave Strider？**

现实终究还是追上了他，所以才会发生这里的一切。Dave大声地抽噎着，但他的内心却感到快乐。一种真实存在的欣慰，以及真正的目的感。他极快地做出了决定。他没有再多权衡决策的利益或价值。他明白他早在第一次将目光投向前总统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出了决定。他的短暂沉默只是为了感受这神圣的一刻。

**DAVE: 是的**

**DAVE: 当然**

**DAVE: 这是我这辈子最坚定的时刻，总统先生**

奥巴马当机立断地点了点头，他收起笑容，换上更为严肃的表情，并闭上了眼睛。他伸出手，手掌缓缓没入Dave的额头。凝实的全息光影像噼啪作响的电流一样辐射着能量，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扩散于空气之中。突然间，一道白光笼罩了他和Dave，纯粹的希望之力如同绳鞭一样自他们的剪影中爆发。

Dave猛地瞪大了眼睛，他张口想要尖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无尽的记忆灌入他的意识，那是由赤裸裸的可能性所构成的不可抵御的洪流。他看到了一切。未曾被涉足的道路、未曾被选择的人生、未能成真的念头、欲望与恐惧……无数个注死Dave、无数个Dave导航灵、无数个Davepeta；选择Jade的人生、选择Karkat的人生、与他们两个共享的人生、一无所有的人生……就像以超音速飞度云层，看不清任何蓬松白团的具体形状；就像超速掠过苍穹之地，巨大的云朵、微小的云朵、呈现幻象的云朵、纯白的、漆黑的云朵。最终，在最短暂的一瞥——快得几乎让他来不及分辨——中，他看到了Dirk。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切都戛然而止。Dave倒在了地上。他死了。

奥巴马抬起手掌，Dave得以升华的源质悬浮在他的掌心。它剧烈地闪动着，就像迷你的核心精灵。奥巴马将它抬高，像吹走蒲公英的绒毛一样吹了口气。它慢悠悠地没入了机器人的胸膛。与此同时，奥巴马的影像消失了，密室恢复了绝对的黑暗与寂静。

一秒钟。一分钟。

然后时间陷入了停滞。就像时间本身停下了前进的步伐，向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转化鞠躬致敬。它在重新归来的最强骑士的权柄下迟滞。

在深沉的电流声的回响中，幽深的红光在机器人的双眼处亮起，照亮了整条地道。它的表情逐渐变得灵活，嘴角上勾形成了一个微笑，这对金属的材质而言可谓柔软得异乎寻常。然后，他不再掩饰笑容。

机器人从壁龛中走出，低下头，灼热的赤红目光照亮了Dave崩溃的肉体。机器人——Dave机器人——缓缓地摇了摇头。所有曾属于这个男人的怀疑、困惑和不安定感都已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逝。Dave机器人静静地弯下腰，摘下尸体的墨镜，戴到了自己脸上。

**DAVEBOT: 操他妈的时间已至**

> ==>